四書說苑

四書說苑卷十一

孟子

高郵孫應科輯

猶湍水也○廣雅湍瀨也石上疾流謂之瀨故無石而流疾者亦謂之瀨楚辭九章云長瀨湍流泝江潭兮是也說文湍疾瀨也史記河渠書云水多湍石不可漕湍之言遄也爾雅遄疾也其無石而流疾者亦謂之湍孟子性猶湍水是也合言之則曰湍瀨淮南子原道訓漁者爭處湍瀨高誘註云湍瀨水淺流急之處 疏證

異於白馬之白也○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 註 異於白之下當用一點下句之首仍添一白字

當作異於白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下白字疑脫誤今復添一白字其意始明 閒評 張氏以異於二字爲衍李氏疑或有闕文袁氏謂當添一白字金仁山謂異字絕句告子以白喻長孟子言此二字不同不可引以爲喻故曰異翟晴江又以異於絕句如梁惠王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一例紛紛異論總不如趙註之確趙以異於白三字作一讀 識小錄

酌則誰先○此即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伯兄鄉人皆在賓位所謂鄉黨莫如齒也若伯兄宴客其弟行酒則不論年紀長幼皆當先酌鄉人何必問其長一歲耶 養新錄

孟季子○章句曰季子亦以爲義外也疏曰季子即下卷

所謂季任按趙註無孟字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亦無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可見嘗疑季子爲孟子弟何不親問孟子而必展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從祀孟子廟何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 考異

以紂爲兄之子○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今據公都所引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紂於二人爲兄之子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象山集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

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日知錄

乃若其情○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註

今夫麰麥○歐陽公詩論諸儒謂來牟爲麥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乃臆度僞泰誓之言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註引韓詩貽我嘉𪎊辟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爲非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紀聞

至於日至之時○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麰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

遠在千歲尚可推求至於麰麥之種不論人工地力纔到夏至節氣不問遲蚤皆熟矣問對

至於子都○子都古之美人也未詳爲男爲女左隱十一年杜註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稱曰不見子都釋地

樲棘○樲棘古書皆作樲棗爾雅遵羊棗註引孟子養其樲棗唐宋人本草註皆作樲棗毛傳曰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校勘記

則爲狼疾人也○狼疾藉亂而不知毉治者也蒐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註中此亦作比方集註又云未詳孰是按趙註旣云比方安

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其大者文意甚明 校勘記

趙孟之所貴○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吳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 辨正

仁之勝不仁也○又與於不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爲仁者也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今之爲仁但以轉粟移民之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牛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疏

岑樓○趙註岑樓山之銳嶺者正義山小而高者曰岑曰樓者㙜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義按集註以爲樓屋與趙註異樓以擬山之形耳趙說爲是 辨正

紾兄之臂○紾見軫韻又銑韻二音戾與捩同紾韻註捩也捩韻註紾也捋也通作戾物捩故相違也韓文公送窮文捩手翻羹捩手卽紾臂之義 發義 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衆註云紾讀爲抮縳之抮釋文紾尚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紾兄之臂趙註云紾戾也音義紾音軫又徒展切淮南子原道訓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誘註云抮抱了戾也抮讀與左傳感而能眕者同釋訓云軫抱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 疏證

曹交○趙註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紀聞

力不能勝一疋雛○趙註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音義匹丁作疋方言尐小也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是也說文尐少也從小入聲物多則大少則小玉篇鷯小雞也鴮與尐通小雞謂之鷯 疏證

高子曰○按授經圖子夏授詩於高行子于伯厚謂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卽高行子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衞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子有別 考異

小弁○竹書幽王三年嬖褒氏五年宜臼出奔申八年立

褒氏之子伯服爲太子是幽王未廢宜臼而宜臼遂出奔申詩小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按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蓋用韓詩之說中山王劉勝則以小弁爲伯奇之詩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趙註孟子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疏引史記幽王之事且云伯奇宜臼也合兩人爲一人謬已琴操云伯奇既逐履霜以足采楟花以食其鄰大夫閔之乃賦小弁故詩傳詩說並以爲鄰大夫作豈困太子之傅而爲是說耶 撫餘說

凱風○母子之際順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恩惟有反躬自

責庶足感動耳負罪引慝舜之所以爲大孝也雖然子之自責可謂有子矣母之能從不見於詩何哉曰誠可貫金石況於人乎以瞽瞍底豫推之母之能從不言可知 毛詩講義

不可磯○說文磯大石激水也集註磯水激石也周公謹云磯乃石隱於水中激水使湍急有聲與說文義合張南軒解云磯激也謂不可少有激發也陸象山語錄云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措足之地此字義之異 問道堂

夫子在三卿之中○蔡虛齋以司徒三卿解之按七國時無此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卽以爲

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反屬散寮鄭衛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何況孟子之時七國官制草草國策中惟魏有司徒之官一見三卿當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問荅

五就湯五就桀○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孔安國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一段知此是語汝鳩汝方者經義考

華周杞梁○左襄二十三年齊襲莒杞植華還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親鼓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而弔之時華周不死未嘗有兩妻並哭事 考異 琴操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古今註杞妻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名曰杞梁妻焉按諸書俱無華周妻哭事因梁牽連及之 集證

不稅冕○冕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芮切收也謂去其冕不暇收拾即便行也 四書辨

五霸○孟子云五霸㞒矣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他未聞先儒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數考宋襄行事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强以脇中國於霸何有 雜記 趙氏以

宋襄竝列未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未嘗霸也史稱越王句踐遂報强吳觀兵中國號稱五伯然則言三代之五霸當如丁氏說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卿以桓文楚莊闔閭句踐爲五霸得之 日知錄 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解者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葢必有翼戴天子之功而後可以稱霸秦穆受甘言以繼鄭國違黃髮而敗殽師誅賢臣百里以子車氏殉黃鳥刺焉宋襄公不度德量力求諸侯而虐用小國敗泓身死爲天下笑莊王僭號陵上觀兵以窺周鼎倚怒以殘宋郊易子析骸力有餘而仁不足此三君者皆不聞有翼戴天子之功昆吾大彭豕韋嘗於夏殷中葉匡輔王

室並桓文而為五矣五霸之名所由起乎 釋史

葵邱之會○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蹕環以旌旄崇以壇壝幙張燎舉有司戒期騂圭玄馬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威公降所遵延下拜王命與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衡牙之音鏘如也階寵榮光焜耀在列巾以五命之嚴承以載書之信盟約顯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歷歷曾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崛强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霸莫高於威公而九合之盟以葵邱之會為最一時文物之盛誇談矜語至於今不衰 東萊博議

無有封而不告。周禮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喪相助也封與窆同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賻有贈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集註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詞春秋閒鮮聞有封國者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孟子解杭大宗駁郝氏解云吳封慶封於防非封乎引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爲證且云葬告同盟其事微當從棄註愚按管子大匡篇云宋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狄人伐邢邢人出致於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狄人伐衛衛人出致於虛桓公築楚邱以封之桓公當日封國屢矣曷嘗上告天子耶已不告而責人以告耶若謂葬告同盟爲微事五禁中何有微於此者虞仲翔說穸土稱封封古窆字聚土爲樹禮記縣棺而封封康成讀爲窆周禮遂人註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窆春秋謂之塴皆葬下棺也郝解似未可廢 識小錄

無專殺大夫○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是殺大夫矣然亦非一律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若非弑君不名賊二百二十四年間未有書某君殺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

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同異大夫有罪君殺之當使人徧告盟主及同盟之國使其臣不得受無辜之戮有罪而殺者又可以示戒列國大夫亦與衆棄之之意集註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蓋以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卿之命於天子者固當有請命之禮卿之命於其君者亦必請命於天子則君幾無權以制臣反以褻天子矣故專殺非不請命之謂 識小錄

愼子○按史記愼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書十二篇徐廣曰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

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是慎子即慎到矣 註 慎子學於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能不戰而屈人之兵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孟子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葢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 人物考 按莊子天下篇言慎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說滑釐非慎子名也慎子名到明所受於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答乃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詘而援其師翟慎到辭詘而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即其所傳家法然耶 考異

遂有南陽○南陽卽汶陽葢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時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仍屬魯及莊公末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氏尙未盡失成公後則盡失之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汶陽之卽南陽明矣 問荅

白圭○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葢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

時趙氏傅會爲一人集註林氏又增益其說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尙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尙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

釋地　按魏策白珪鮑註曰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爲周人非也葢至是三四十年矣閻氏說亦用鮑註　秋槎雜記

君子不亮○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諒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

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陸氏翼孟說此章有理 問對

訑訑○音釋云吐禾切葢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音義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詑者音怡詑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卽不合註意當借讀爲訑 鉤沉

與公遊於囿○史記世家止言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無遊於囿三字惟左傳衞獻公戒孫文子與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攝合二事爲註 釋地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者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傳疏云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是說之築蓋爲人傭力也漢書賈誼傳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張晏註傅說被刑築於傅巖直以說爲刑人非也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又與孟子版築不合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則明係執役當以孔傳爲正 辨正

孫叔敖舉於海○孫叔敖居寢邱一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其稱舉於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於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也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於海邦江漢伐淮

夷而曰南至於海一類括略　蔿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
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蔿
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文云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
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
無謀矣下文又曰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問字
堂

人恒過○人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改其所爲也困
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
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
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也註

莫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

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註

桎梏死者○廣雅𣐊謂之梏械謂之桎桎之言窒械之言

礙皆拘止之名說文梏手械也桎足械也周官掌囚上罪

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鄭衆註云拲者兩手共一木

也鄭註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

下罪又去桎疏證

所過者化○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

神明疏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

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之入人深也註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

䖍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集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說似王天下矣釋地

易其田疇○按易猶均也當時井地不均民日貧困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正爲時君下一針砭爾雅釋詁云平均夷第易也此處訓易爲均較確經學管窺

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公羊何休註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

易居財均力平漢書地里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仟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周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而仍耕上田百畝如是仍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自商鞅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孟子時正受其害故欲以易之者富之易讀爲亦小爾雅廣詁云爰換變貿交更易也識小錄

孔子登東山○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爲東蒙主孔氏註云使主祭蒙山疏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魯頌龜蒙鳧繹毛傳以爲龜山蒙山正義亦引論語舊疏顓臾主蒙山則此文當作蒙山宗炳論引孟子登蒙山而小魯四考

跖之徒也○跖蹠同字或以柳下惠之兄當之按春秋內外傳及魯世家柳惠卽展禽爲公子展之後春秋無駭始賜氏者並未有展族名跖又名蹠爲柳下惠兄也古大盜皆名曰跖與姣女之稱西施毛嬙略同故此有夷跖有舜跖又有堯跖跖之犬吠堯是也李奇漢書以蹠爲秦大盜丁度集韻又謂跖是秦盜蹻是楚盜賸言

楊子取爲我○集註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利物此於楊朱何與當取下文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一段方合 釋地

子莫○莊子云儒墨楊秉四謂儒氏墨氏楊氏秉氏四家之學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考證 陸經云子等無執中也指楊墨言 雜記

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此卽不恭之意 註

子不狎于不順○朱子以伊尹不忍習見太甲不義之事故放諸桐蔡沈作不使太甲狎于近習其意固佳但於本文子弗狎文勢未順須添字而後可通 日記 按狎習也更

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曰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不順者伊尹不順太甲也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皆不順之故曰狎于弗順出言而必違之不勝其違也行事而必止之不勝其止也雖爲顧命大臣不得不退處於桐故曰予不狎于弗順經句說

無伊尹之志○臣之忠幸而忠也君之立幸而立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擴於東司馬之有天下始也未嘗不伊周終也未嘗不羿浞皆借伊周爲嚆矢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有旨哉人物考

孟子自范之齊○本書兩之齊一由平陸之齊一自范之

齊果孰先孰後與以地理証之自范之齊當在孟子五十四歲去梁時也考大梁在今開封府齊都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范則范武子故邑時屬於齊爲齊西南邊邑當時惟去梁適齊故路出於范其望見王子未知爲湣王地與抑王子墊諸庶子與而歎其氣體不交一言尤非入於齊者情事且孟子始見齊王明云於崇又在范邑東北百餘里自范之齊或値齊王行邊至崇得見未可知也此皆初至齊之證 質疑

呼於垤澤之門○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平聲叫號而呼則去聲此呼字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呼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註曰去聲爲叫號之呼近人

講義有作呵護傳呼者尤非

形色天性也○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者也註

王子有其母死者○儀禮喪服鄭註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又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葢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厭之義屬於父不屬於嫡母趙註厭於適母殆不然也掌故晉何濬之因生母喪而嫡母存疑於所服問范宣宣曰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為比而屈降其子庶子喪其生母惟父得厭母不得厭也按禮有死於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亦甚言庶子之父不可奪

其子之喪矣父且不可厭而況其母乎 小倉山房

變其彀率○丁音釋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註率法也 鉤沉

放飯○曲禮毋放飯註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趙註孟子以放飯為大飯似不如鄭註之的 潛研堂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古未有以杵作鹵者惟戰國策秦王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之軍血流漂鹵然與周伐紂事無涉論衡嘗言周殷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餱無需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蓋血流之言既難盡信而杵字尤

厲可疑朱子借援國策以備一義 考異 武成言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然孟子非不通文義者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論衡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曉出武成巧爲武王斡旋竟作紂衆自相殺其意甚正無如不在情理之中耳 後案

被袗衣○字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註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用孟子之文袗衣當是珍裘 潛研堂

奮乎百世之上○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詞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

連下讀則失詞例矣括略

士憎茲多口〇士多爲衆口所憎惡憎字從心亦不爲誤

補鈌 按理兼條分修治之義離騷令蹇修以爲理註云令之以通辭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孟子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所憎惡惟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耳於已之聲問固無隕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以申達憎義考異

山徑之蹊間〇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註 疏曰蹊閒之微小介然而已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註引孟子此文又引杜預曰介猶閒也閒介一

也言山間隔無蹊徑也考異

以追蠡○徧觀字書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緣考工記有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字相似遂附會以爲鐘紐卽周禮之旋蟲穿鑿大甚詳字義當爲搥擊之搥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處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讀追如搥筆乘

兩馬之力與○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註儀禮公賵士以馬兩春秋晉衛良夫乘衷甸兩牡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魯君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葢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左傳以兩牡爲衷甸則四牡爲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

之說益此類也 禮書 此節仍貼禹說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盍觀禹跡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周之駟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此正足破高子以追蠡尚禹之聲之說 摭餘說

卒爲善士○此段以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謂馮婦改行卒然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舊態復作士又從而笑之前後兩士字相應 蘆蒲筆記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禹入聖域而未優是也堯舜性之也湯武雖聖人

亦少讓矣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蒙引

既入其苙○或以苙爲欄非也苙從草香白芷之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入其苙得其所矣又追而名之非善防邪說者也按韻書苙又音及本草白芨一作白苙雜記能言距楊墨者曰不易得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孟子自明我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唯恐其不歸也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苙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豈人之棄邪反正不咎其往招字無別音義溫故錄

館於上宮○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註

子以是爲竊屨來與○爲竊屨之爲註讀去聲愚按當讀

平聲來即下來者之來緊頂從者字言以此爲竊屨之人而來吾門與約旨

夫子之設科也○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註正義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北宋人作疏時尚是予字今註疏本作予是從集註改也經義雜記註云夫我設教之科疏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子蓋字形相涉而譌校勘記

是以言餂之也○趙註云餂取也丁公著音義云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當作銛銛者方言銛取也註云謂挑取也疏證

堂高數仞○趙註云大屋無丈尺之限故言數仞按高謂

堂階之高非指屋室凡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考工記堂崇三尺史記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蓋每等高尺三等則高三尺矣若云堂屋世豈有三尺之屋哉但禮器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以孔氏八尺爲仞鄭氏七尺爲仞計之即天子之堂止一仞有餘戰國諸侯雖踰制亦不得高至數仞以此知小爾雅四尺爲仞之說有自來 辨正

羊棗○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即成柿余在臨沂見之俗呼牛嬭柿一名梗棗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梗棗此尤可証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若正義以羊棗爲樲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 讀書記

孔子在陳○按史記所載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並有歸與之歎其在四年庚戌者卽論語所載是其在二年戊申者則萬章所問是二事不同朱子序說中會駁此說姑錄以附考 集證

琴張○琴張卽子張也子張爲人踸踔譎詭論語云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註 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上取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 開評

何以是嘐嘐也○此至古之人二十四字當在上文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之下何以是嘐嘐也是問辭言不顧行三句是荅辭行何爲踽踽凉凉又是問辭而無荅辭蓋亦有脫誤生斯世也以下是荅如何斯可爲鄉原之詞集註說不無牽强 補缺

散宜生○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孔傳云散氏非也 後案

然而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 疏 則亦無有乎爾非遂無也疑之也孟子於孔子實是聞而知之然其言如此

不敢自居其待來學之意深矣孟子說

四書中用駢字各有意義而註或未詳孟子篇尤夥今約略舉之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禮記釋文庖宰殺之所厨烹飪之所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書益稷疏性曰采施曰色周禮鼓人疏單出曰聲雜比曰音芻蕘者往焉註云芻草也蕘薪也不如詩板疏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左昭十三年傳釋文飼牲曰芻草薪曰蕘師行而糧食周禮廩人註行道曰糧止居曰食必使玉人彫琢之詩棫樸傳金曰彫玉曰琢而君之倉廩實禮記月令疏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功烈如彼其卑也孫疏致力以爲功成業以爲烈俊傑在位註云才德之異於衆者

不如尹文子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註云才德出衆之稱不如淮南泰族訓智過百人者謂之豪千人者謂之傑素書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古者棺椁無度孝經事親章註周尸爲棺周棺爲槨棺之言完椁之言廓后稷教民稼穡周禮遂師疏春種曰稼秋斂曰穡赤子餇匐將入井釋名餇猶捕也匐猶伏也以粟易械器不爲厲陶冶註云械器釜甑之屬不如後漢書公孫述傳註內盛爲器外盛爲械註云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不如書梓材傳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吾爲之範我馳驅詩山有樞疏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以供粢盛公羊桓十四年傳註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爲之有家註云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不如詩隰有萇楚疏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詩駟鐵疏有蕃曰園有牆曰囿註云沛草木所生澤水所鍾與公羊僖四年傳註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同義廣雅沛大也或云沛澤大澤也放勳乃徂落註云徂升也落降也孫疏魂氣往爲徂體魄殞爲落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註云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不如周禮大司徒註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急就篇長言謂之歌齊歌謂之謳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荀子修身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孫疏好言人之惡以爲讒希意導言以爲諂勞其

筋骨人物志註云筋者勢之用骨者植之基桎梏死者註云所以拘罪人不如易蒙卦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飢餓不能出門戶穀梁襄二十四年傳疏有死者曰大飢無死者曰大饑是飢甚於餓也韓子飾邪篇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淮南子說山訓寧一月飢毋一旬餓是餓甚於飢也謂之凍餒孫疏凍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山徑之蹊間註云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不如釋名云蹊係也步所用道也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形色天性也孫疏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易其田疇註云疇耕治之田也不如禮記月令疏穀田曰田麻田曰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魏志管輅傳註朝旦為輝日中為光

四書說苑補遺

高郵孫應科輯

大學

菉竹猗猗○寇恂傳云伐淇園之竹爲矢百萬攷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爲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爲王芻竹爲萹竹乎竹筡亦衛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淇卽淇澳取淇竹爲釣竿與伐以爲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猗覺寮雜記

右傳之五章○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諸傳釋之詳矣以聽訟章歸之釋本末夫本末既非綱領又非條目庸必釋乎釋本末亦當釋知止能得釋終始先後並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諸節皆不釋而獨釋本末二字何哉知

止二節在經爲贅設聽訟一章於傳無所位置合二節一章移補格致傳古經未嘗亡也物有二句物字確注知所二句格字實功定靜安慮正是知至中會悟光景其引聽訟之言以証之者格致之功期於治平治平事業要於無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訟自無矣豈非窮理之極致知之至乎傳者舉此以例其餘 大學補傳論

宜兄宜弟○兄弟與昆弟有辨昆弟專稱也兄弟所指甚廣儀禮喪服經文皆指昆弟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言同族之兄弟也記又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謂兼族親也曾子問云不得嗣爲兄弟兄弟猶云婚姻也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

黨爲婿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 羣經識小

中庸

仲尼曰○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乎哀哉尼父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論語陳子禽謂子貢以下四章稱仲尼篇末有其死也哀之文必孔子卒後語中庸孝經稱仲尼亦是謚法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師與父祖之字誤矣 四書述異

孔子問禮○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獨推老子假設孔子之言譽之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史記老子傳復增老子訓誨孔子語家語據以爲證不知莊子書多寓言知天下崇信孔子之學故託以尊其師後儒

不察禮記史記家語出莊子後而問禮老聃一語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豈知老子之教厭薄禮學莊子因之有掊斗折衡焚符破璽絕聖棄智等論聃何禮可問耶 綱目集覽

誠之不可揜○孔子於易明言鬼神害盈而福謙實能害能福乃誠之不可揜也艾南英曰天地間無鬼神是有陽而無陰矣不必以造化之迹此等影響語解之 易侯

於乎不顯○末章引詩曰不顯維德注不顯幽深玄遠之意此章於乎不顯又云豈不顯也前後參差按此章不顯亦宜作幽深玄遠解蓋上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既云深遠文王之德亦深遠所以與天同也 辨說釋義錄

衣錦尙絅○桉衣錦尙絅詩[illegible]語竊謂詩曰下本有衣錦絅衣四字衣錦尙絅[illegible]之辭也正義謂本文云衣錦絅衣此云尙絅者[illegible]也是沖遠作正義時已脫衣錦絅衣四字 經義述[illegible]

論語

人不知而不慍○慍訓悶字爲是如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暑氣有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則能解人之悶也程子不見是而無悶正此意 四書管窺

孟懿子問孝○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毛西河云魯昭公十一年孟僖子反自祲祥生懿子昭二十四年僖子卒懿子年十四歲樊遲少

孔子三十六歲其生也後僖子卒三年樊遲能御則已長矣淸之戰樊遲爲右在哀十一年是時樊遲仕季必與孟氏相過從故以告然則樊遲問孝時僖子卒已三十餘年懿子無親何云從親之合 四書典故辨正

子張學干祿○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爲正論語作學乃問字之譌集注載程子曰若顏閔則無此問三年學章載楊氏曰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亦通作問 溫故錄

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子張是以請學干祿之理此學字猶樊遲請學稼學爲圃之學邢疏云子張師事孔子學求干祿之法 讀書記

子語魯大師樂○始作謂升歌也翕合也堂上瑟聲與歌

聲合也曰從之笙入以後三節曰純如笙入三終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也曰皦如閒歌三終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皙而不雜亂也曰繹如合樂三終堂上歌關雎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衆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故曰以成羣經識小

又盡善也○錢氏大昕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校錢說是也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亦是矣字讀漢書雜志

觀過斯知仁矣○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爲本司受過人卽謂論語觀過知仁劉宋張岱爲西曹掾以母年八十而違制去官宋武稱爲觀過知仁漢外戚傳燕王上書謂子路喪姊而不忍除服郎子曰觀過知仁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是但以知仁引此經若知不仁則徧考無有 四書賸言

願車馬衣輕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誤加輕字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皆可證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增入 挍勘記

雍也可使南面○書傳凡言南面有謂卿大夫者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故曰可使南面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淸理可以爲卿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咸論語注以爲任諸侯是疏亦云冉雍之德可使爲諸侯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人君 述聞

子華使於齊○子華使齊當在原思爲宰之後史記定公九年庚子孔子爲大司寇年五十二歲校家語原思少孔子三十二歲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是孔子爲司寇時原思年十七可以爲宰子華年十一未可使齊記者記聖人

用財之當非一時事讀書識小錄

富而可求也○富指富人求謂請求言富人不可請求也執鞭是形容賤身賤行光景史記管晏列傳雖爲執鞭所欣慕焉可証從吾所好亦指人言好古人高山景行好今人杕杜飲食從古人詩書倘論從今人北面受經孟浩然尋梅道上詩云我來從所好唐人亦不作安於義理解同上

夫子爲衞君乎○按左傳晉定在位世卿擅國沙之盟衞叛晉定八年晉士鞅侵衞十年晉趙鞅圍衞剸澤之盟晉使涉佗成何辱衞君捘手及腕晉衞不睦久矣哀二年衞靈公薨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蓋欲乘衞之喪以抒宿忿衞人立輒內可安蒯聵外可拒趙鞅故國人爲之晉惠

居秦子圍在國鄭成居晉子髡頑在國春秋多有此事冉有子貢所以疑而問之若以子拒父罪狀已昭猶待問乎亦適齋劄記

葉公○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公漢書音義曰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公史記有栢公留公索隱曰栢縣留縣令也故曹參爲戚令稱戚公夏侯嬰滕令爲滕公是也兩漢刊誤補遺集注楚葉縣尹僭稱公也按左傳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縣公猶言縣尹與公侯之公不同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則公爲縣大夫之通稱非僭擬公侯述聞

則有司存○皇邢兩疏並以有司二字連文蕭山徐氏鯤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玩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攷晉書職官志序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 讀書脞錄

緼袍○玉藻纊爲繭緼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棉緼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棉惡者爲絮按爾雅藴即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棉袍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集注以緼爲枲蓋本漢蒯通束緼以請之說然以枲爲著恐其太寒不

如從許鄭諸儒之說以爲舊絜羣經識小

不時不食○疏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桉賈說非也古人只朝夕二食無日中之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問寢安否非食時日中又至則問朝食日莫又至則問夕食古世子記曰朝夕之食上不及日中食弌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孟子亦言朝不食夕不食禮記記疑

鄉人飲酒○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鄭注云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此孔子飲酒之明証揚觶而語者耋好禮旄期稱道不亂者不盡屬有存者其時有杖者可知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矍相之事射爲鄉射則飲爲鄉飲矣論語鄉人飲酒卽

儀禮鄉飲酒禮也劄記

加朝服拖紳○拖說文作袉許慎東漢人時所見論語本如此湛淵靜語

泣血三年○纂言曰凡人哭時目有淚出子皋雖當不哭時默思其親亦有淚出如血經三年之久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見齒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按纂言說最明鄭注言笑之微與未嘗見齒相反疏言大笑則齒本見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此依鄭注而背記文矣記疑

刑罰不中○集解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釋文中丁仲反非也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

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云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䏻錄

友便辟〇辟字凡四解釋文辟婢亦反讀辟爲僻集注從之馬融注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讀辟爲避公羊傳定四年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出鄭康成注讀辟爲譬又漢書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讀辟爲嬖 同上 古人便殿便坐取便安便利之意便辟安於濶大也便佞便利佝口也讀如辨 論語傳注

畏大人〇大人以位言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賈疏引狎大人注天子諸侯爲政教者禮

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昭十八年傳閔子馮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杜注大人在位者若以大人爲聖人則與聖人之言複矣 經傳攷證

先之勞之○勞訓爲勤又訓爲勉月令孟夏之月爲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力來之勸勉之也呂氏春秋孟夏紀文與月令同高注曰勞勉也孟子滕文篇放勳曰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使率教也論語子路篇先之勞之先之導之也勞之勉之也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亦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與誨並稱孔注於先之勞之以勞爲使民皐疏於愛之能勿勞乎以勞爲勞心皆失之 述聞

惡稱人之惡者○稱是稱揚稱贊非言人之惡也夫子修春秋以懼亂賊孟子距楊墨以正人心豈不當言人之惡哉所謂稱者如叔衛妻嫂公羊以爲賢祭仲廢君謂得聖人之權變亂是非故聖人惡之 釋義錄

耰而不輟○耕是一事覆種又一事不應一刻之間旋耕旋覆種按耰有二義孟子播種而耰之說文徐注謂耰爲摩田器者也此處之耰卽齊語管仲所云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注耰摩平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耰之以待時雨注耰鋤也史記龜筴傳耕之耰之鋤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播種之前 羣經識小

至則行矣○按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

子路之言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此言張本四書釋疑云丈人旣欲自滅其迹則不當止子路宿又見其二子且子路乃行路過客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論語補䟽

周有八士○校八士皆虞官武王之臣尹是其姓賜姓南宮者三人曰達曰适曰忽晉語曰詢于八虞八士之統詞也又曰謀于南宮三人之專詞也周書克殷解尹佚筴洛語逸祝冊卽論語八士之叔夜夜讀作液與佚逸道特未賜氏南宮故曰尹逸其官史故又曰史佚汲冢周書補注

孟子

養生喪死○養生喪死四字是四事不是二事蓋養是養

父母生是生子孫喪是喪他人死是死自己四字便盡卜民一生事業故云養生喪死無憾猶云一生事業無憾也不是養其生送其死此以字法爲句法 釋孟子

可使制梃○趙注制作也閻校制古通作折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爲制折斷也斷梃言其易後漢書鄧禹傳帝勑曰赤眉東來吾折捶笞之亦其證 經義叢鈔

廼裹餱糧○孟子以積與裹對倉與囊對謂積穀于倉裹糧于囊也詩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餱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孟子釋詩止積倉裹囊四言俗本改裹囊爲裹糧則詩于橐于囊句贅矣舊疏云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北宋時尙作行者有裹囊 經義雜記

率西水滸○此承上章之漆水而言爾雅曰率自也西邪之西也太王自邪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邪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循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 述聞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虹與蜺有別漢書天文志注如淳曰雄曰虹雌曰蜺孫奭孟子疏引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蜺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孔穎達禮記疏引郭氏音義曰虹雙出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注家以雄雌別虹霓其說甚明然雄虹之狀鮮盛易見若雌霓尠能言之惟楚詞遠遊曰雌霓便娟以增撓兮天問

曰白蜺嬰茀王逸注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與説文合許脊曰霓屈虹白色陰氣夫蜺爲雌屬能柔故屈毗於純陰其氣上隮似雲繚繞而呈白色者雨之徵也故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趙注霓虹也雨止則虹見無論不辨虹霓抑思大旱望雨唯求得可以徵雨者何暇計及雨止而虹見乎　體齋遺稾

後喪踰前喪○趙氏題辭云孟子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時年蓋四十餘題辭所謂夙喪亦以父先母

歿非必幼孤也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寍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觀此非孩恤可知後人因孟父無聞妄謂孟子三歲喪父誤矣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未嘗早卒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孟子時地攷

不膚撓○人之顏色見於皮膚故古人以膚色並言管子內業篇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列子湯問篇膚色脂澤枚乘七發今太子膚色靡曼是也膚色相連故色亦可謂之膚孟子不膚撓不目逃膚撓色撓也魏策唐雎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韓子顯學篇不色撓不目逃正與孟子同義撓弱也面有懼色則示人以弱故謂之色撓不膚撓無懼色也

趙注謂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失之述聞

汙不至阿其所好○趙注汙下也言三子雖小汙不平亦不阿其所好桉古訓于汙諸字皆有大義淮南原道訓而隤陷于汙壑穽坎之中高誘注汙壑大壑成公綏嘯賦大而不汙李善注汙漫也潘岳西征賦注汙與洿古字通此言縱爲大言必不肯阿私所好以譽其師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趙注謂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汙下謬矣攷證

朝將視朝○趙注倘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得見孟子也此注頗妙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不然旣惡寒大廷之上與道路奚別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任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四書釋地

孟子爲卿於齊○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驩爲大夫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副之副使原不必攝卿且卿遂可與言大夫遂不可與言乎唯孟子爲正使驩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驩宜聽命於孟子乃驩自專而行丑所以問也言夫子以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專而不與言趙氏齊卿之位二句不注正以此卿位即孟子爲卿之卿不必更注 燃犀解

舜使益掌火○火者堯時官名即火正左傳閼伯爲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即此官書傳以烈山澤爲虞官事似誤桉益爲火官至舜時改作虞官 賸言

皆失聲○注失聲悲不能成聲哭極音絕啼極無聲故趙

氏云悲不能成聲也桉失亦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檀弓云內人皆哭失聲此失字正謂放聲太平御覽云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此先言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孟子正義

皜皜乎○列子湯問篇皜然疑乎雪釋文皜又作皓爾雅釋天夏爲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然則皜皜謂孔子盛德如天之元氣皓旰徒以爲潔白非矣上同

蠅蚋姑嘬之○且字加口爲咀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與咀同謂咀嚏其腦故方言云盬咀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義孟子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盬同即咀也謂蠅與蚋同嘬咀之也趙注無解朱子

訓語助固非至以爲螻姑古無分螻蛄二字单名爲姑者
研經室

東夷之人也○趙注諸馮在冀州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西今桉冀正北方衛東北方安邑已近西鳴條又安邑之西如何云在東方夷服之地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不重夷字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若不在中國之內相去豈特千餘里哉金仁山曰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四書說約

將以復進也○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朱子亦云其意將以復進於親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飲食之費以欺其親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

亡亦曰有所謂孝子雖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亡矣若嗜之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 四書瘖言

公行子有子之喪○有子之喪當是其長子古者長子承祖父爲之服斬衰故公卿皆往弔俗解有爲人子之喪則檀弓子路有姊之喪亦將曰有爲人姊之喪乎 群經識小

施施從外來○詩得此戚施說文引詩作䵶鼀許氏曰鼀言其皮鼀鼀言其行䵶䵶以䵶䵶二字狀其行來之態蓋詹諸之體出目侈口豐前耀後皤腹短脰鉏鋙蹣跚人之舒遲其行者往往似之齊人褰足歸來邪施而行驕態

盡出如詹諸之𪓰𪓰趙注云施施扁扁喜悅之貌則未盡形容矣 遺葉

謨蓋都君咸我績○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盍曷末古音皆相近互相假借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謨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若專以謨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著矣 研經室

鬱陶思君爾○鬱陶有憂喜交集之意故下文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變承之爾雅釋鬱陶爲喜其義未盡王逸注楚辭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胷肌也僞孔傳訓鬱陶爲哀思義但有憂而無喜亦非惟廣雅云陶

喜也憂也始得之 陛錄

不挾兄弟而友○古人以昏姻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旣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於彼爲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 羣經補義

殺越人于貨○僞孔傳集傳並以顛越人訓越字桉盜賊殺人未聞顛越人趙注孟子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此解甚確當取以補書傳 攷證

富歲子弟多賴○阮氏元云富歲子弟多賴賴卽嬾桉說

文女部云嬾懈也從女賴聲貝部云賴贏也從貝刺聲禮記月令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卽懈贏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民多懈怠月令不可以贏卽是不可以嬾子弟多賴卽是子弟多懈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 正義

樲棘○爾雅樲酸棗不聞樲棘爲小棗梧檟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棘卽荆棘之棘也或引釋木又一條云終牛棘注卽馬棘也當以此釋棘 養新錄

附庸○附於諸侯曰附庸集注因趙注不解庸字毛傳墉城也禮王制注小城曰墉 記疑

莫非命也○趙氏以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卽下非
正命韓詩外傳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
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
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於巖墻之下或桎梏而
死是卽死於非命卽不能順受其正卽是不知命如此則
通章一氣貫注正義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
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乃湯進之於桀同故
得與微箕並稱輔相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似誤同上
亡親戚君臣上下○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禮曾子
疾病篇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

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管子輕重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皆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按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賈子保傅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尤其明證 述聞

苟非其人○錢氏大昕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專於好名則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之國乎按明人陳子龍

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正義

連得閒矣○曲禮少間願有復也注言欲須少空閒釋文

間音閑大戴禮王言篇得夫子之間也難補注閒暇也孟

子連得間矣注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閑暇閒並讀

平聲讕小錄

變置社稷○全謝山云古人加罰於社稷輕則暫停其祭

重則遷其壇壝之地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然以棄易柱

成湯外不概見任釣臺云毀其壇壝以示責罰之意明春

復立耳與上節變置同爲更立義也仝上

如其自視欿然○欿食不滿也讀若坎是正字歁欲得也

讀若貪音義俱異廣韻云歁食未飽也玉篇云貪惏曰欿

各申其義益判然矣 說文答問疏證

四書誤字如忽然在後然作焉緜古之樂也緜作由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之下多也字古之爲市也也作者有攸不惟臣惟作爲不誠其身矣其作乎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弗作不家藏嘉靖舊本尚不誤 知試錄

經文多譬況如書說築傅巖之野築之言居也謂舉於版築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言尹有鼎鼐之才也謂爲庖人誤矣子貢多學而識故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首列貨殖傳如此則子貢一倚頓耳又論語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誤之也 續知試錄

四書句讀當改正者大學彼爲善之小人句彼雖不善固自以爲善也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句下同君子之道費句而隱句羣經音辨引七字連文論語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句本包咸注必有忠信如某者句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句本邢疏甚矣吾衰也久矣句子在齊句聞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義自明子謂顏淵子謂仲弓讀蓋與他人言顏冉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問字當讀問於夫子也雖疏食菜羹瓜句祭句必齊如也句禮記瓜祭上環可證傷人乎不句問馬句蓋先問人後問馬也求句爾何如句下問赤問點同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作一句讀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句俱

不得其死句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然字屬下孟子今言
王若易句然則文王不足法與然字亦屬下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句云爾句無是句餒也句至大至剛以直句以猶
與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句繼之以六律句暴其民句
甚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句兩之字與下又顧而之
他之字一氣貫注其妻歸告其妾句曰字另爲句先以所
瞰情形告妾下文今若此方有菑落卒爲善句士則之句
二嫂使句治朕棲句周氏亮工云使謂棲女象雖傲安敢
陵天子女其生色也睟然山谿之蹊間介然兩然字句或
以間介一字句絕同上

四書說苑續遺引用書目

王益齋四書經意

朱士彥朱文定集

江聲尙書集注音疏

洪頤煊讀書叢錄

劉台拱經傳小記

武進士經讀攷異

王引之經傳釋辭

孫齊讀書識小錄

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

梁玉繩瞥記

李惇羣經識小

朱彬經傳攷證

孔廣森經學卮言

高郵孫應科輯

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鄭注壹是句專行是也壹是二字爲何言天子至庶人皆當脩身庶人鄉遂之秀民 王言齋

人莫知其子之惡○案惡醜也呂覽晉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高誘注惡醜 朱士彥

無他技○鄭云它技異端之技也技是技能言它則非本務所當爲之事故以爲異端之徒技劬公注公羊亦云它技奇巧異端也 江聲

嘉樂君子○案孔氏正義以嘉樂美成王之詩恭讀

御纂詩義折中嘉樂美武王也諸侯受命而爲天子惟武王爲然故中庸引此詩爲大德受命之証　王謙齋

一卷石之多○案卷讀如圈聚之圈省作卷故鄭注云猶區也詩有卷者阿毛傳卷曲也亦是此義或作拳者失之　洪頤煊

曾是以爲孝乎○案曾音增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陸音增集注不音蓋仍陸音也今讀層非　劉台拱

吾不與祭○案書讀以吾不與祭爲句愚謂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矣集注明言或有故不得與正可舉證

武進士

而有宋朝之美○而猶與也及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皇疏言人若不有祝鮀之佞及有宋朝之美則難免今之患難也及亦與也 王引之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案申古字作伸字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天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 洪頤煊

子見南子○史記南子請見時靈公尚存論語子見南子時靈公已死出公初立輒之立南子實主之公子郢云君夫人在堂是也夫子不爲衛君必也正名見南子想亦如是故子路不說皇疏訓矢爲陳升庵經說矢者直告之非

齊也否不也我不以正名爲先天必棄絕之彼綿帷荅拜
環佩璆然豈此一時事哉引史記以證論語似誤 孫齊
武進士

以吾一日長乎爾○案集注以吾一日長乎女讀從爾字
句絕攷此乎字宜斷爲句爾字屬下連讀何氏集解孔曰
言我問女女毋以我長故難對玩此語明是爾字屬下讀

由也喭○僞孔傳曰叛諺不恭正義曰由也喭諺則叛諺
案集解引鄭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叛喭也王弼論語注云
喭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畧同後儒釋論語喭同諺訓俗
語因訓諺爲粗俗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說文諺
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 段玉栽

柳下惠○趙岐注孟子以柳下爲號廣韻及唐疏宰相表云食采柳下遂爲氏故左傳論語疏謂柳下食邑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文荀子成相大畧注並同以爲居於柳下也魯地無名柳者展氏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 梁玉繩

植其杖而芸案此亦丈人語勤分芸爲韻亦敵類也論語用韻者惟此及荷蕢章耳荷蕢章磬硜韻己巳韻厲揭韻 朱士彥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傳曰言不可與事君皇疏曰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皆非也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

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 王引之

於王何有○集注以王爲王天下然公劉太王殷世賢諸侯未稱王也王去聲謂民心歸向如皇矣篇王此大邦之王夫王季文王皆爲牧伯則王此大邦不指王天下可知孟子以公劉太王啟勸齊王不曾說到湯武之王天下也 王益衡

諸侯耕助○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見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下文又是孟子解禮 李惇

舜往于田○案趙注依爾雅之説其實不盡然凡蒼天昊天之名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人疾痛則呼天不必問其何時如黍離之蒼天不必是春雨無正之昊天不必是夏以此推之舜之號泣何必定爲秋天乎 朱彬

瞽瞍亦允若○趙氏讀此允字句絕若字屬下入孟子曰中解之曰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江聲

君子不教子○案論語遠其子此君子指孔子孟子君子不教子此君子指孟子鯉雖不才猶有二南之訓詩禮之傳七篇中無一語及其子孟子之子可知孟子不教子亦可知矣子之賢不肖皆天也丹朱慢遊后鈞歌舞堯舜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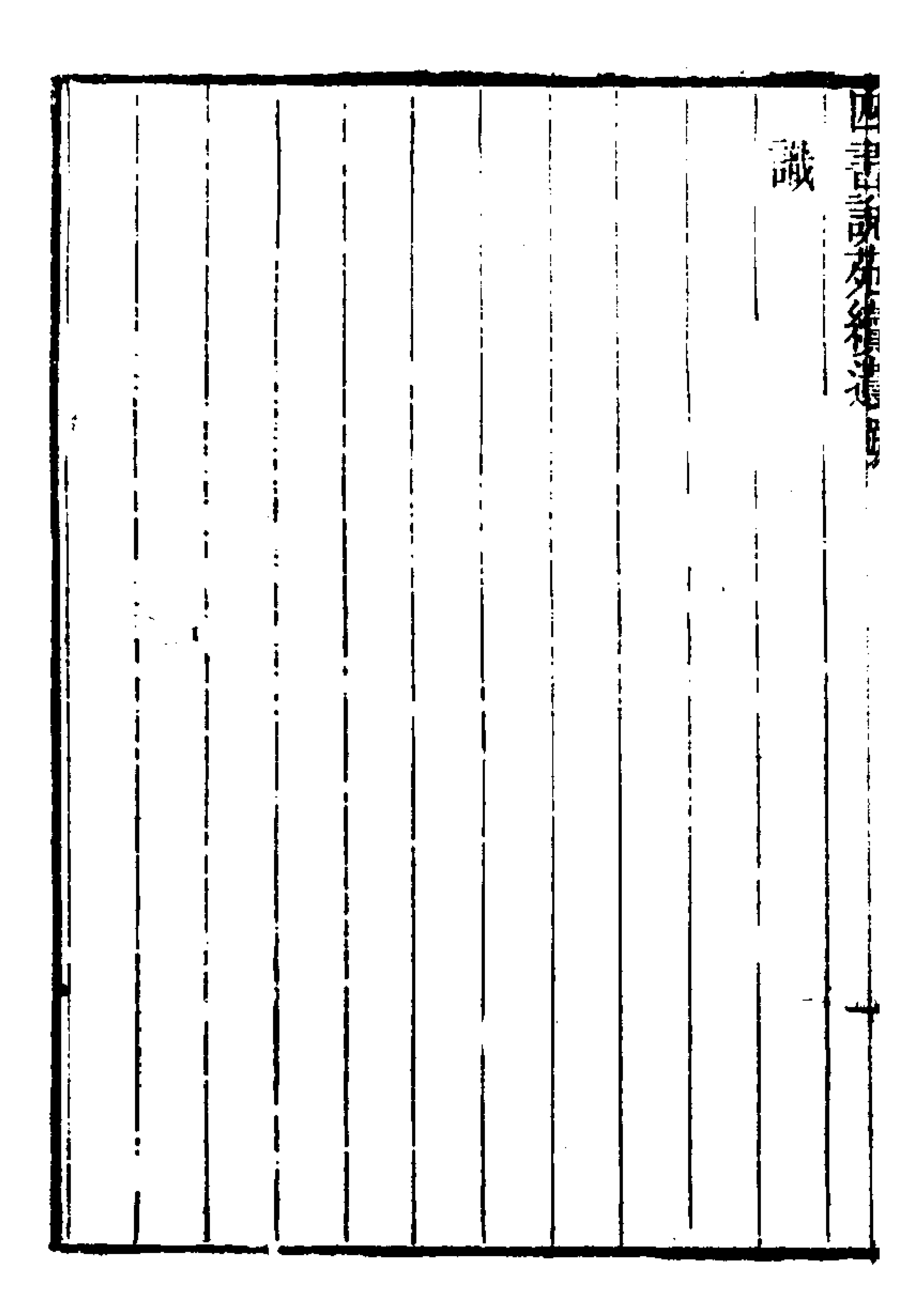
燕如何朔他人乎　孫脅

雖與之俱學○此當以雖與之俱爲句學弗若之矣爲句漢書李廣傳以千人與俱蘇武傳召其守者與俱韓信傳與太子俱太史公滑稽傳自請與太守俱下文恐不可與俱又遂與俱又白虎通與婦人俱乖可舉證　孔廣森

經德不回○經常也回退轉也常秉德而不退轉所謂至誠無息也案說文云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徐氏鍇云渾天之气天地相承天周地外陰陽五行回轉其中也段氏玉裁云中當作口外爲大口内爲小口如天體在外左旋日月五星在内右旋是也此經回訓邪不如訓轉爲的　王諡齋

跋

朱子集諸儒大成尊之者多議之者亦不少歸震川云朱子平生行事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何能及其萬一方望溪云朱子爲天地立心攻朱者是戕天地之心姚姬傳云程朱猶吾父師也詆毀之是詆毀父師合三君之言觀之朱子尙可輕議耶蓋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天不生朱子光華何能復旦哉科輯四書說苑爲後生擴聞見非敢牴牾前賢毛西河王草堂戴東原諸說不攔入一字意可知矣兹因凡例中有續遺一卷至今未就老病日增舊遊雲散恐致闕如匿得二十餘則聊以備數殆愼之又愼云戊申冬至日孫應科謹


識